

香港小市民的故事

——讀「大拇指小說選」

黃維樑

現代批評家眼中的小說

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非常發達，有人說這是個批評的時代。批評理論的建立，一方面爲了實際批評的需要，一方面則影響了創作。例如，有些心理學家用了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，來剖析「奧狄帕斯王」和「哈姆雷特」等文學作品，漸漸地心理分析被廣泛應用於文學批評，形成一種批評理論，變爲批評家必備的知識和常用的工具。狄更斯、馬克吐溫等等的小說可以用心理分析學來解剖，唐代的傳奇小說、「紅樓夢」等等，一樣可以批評理論影響了創作。白先勇的「遊園驚夢」和唐書璇

的「董夫人」（此乃電影；電影與文學關係極為密切，所以這裏列入討論），都直接受過心理分析學的影響。兩部作品中都有男女林中騎馬又衝動又逍遙快活的場面，這顯然得力於心理分析學的唯一論。

心理分析學強調的是內心，而走入內心深處是本世紀文學批評和創作的一大特色。意識流的創作實踐由何而來？由走入內心、探索內心真象而來。從喬艾斯的「優力西斯」到香港作家劉以鬯先生的小說「寺內」，例子俯拾即是。

人的內心到底如何？一言以蔽之，有善有惡。性善論與性惡論都失諸偏頗。一個正人君子，規行矩步，以外聖內王為己任，但他會受到各種引誘而行差踏錯。他的內心常會掙扎，而單獨時最為危險，所以「中庸」要君子慎獨。一個修女奉獻自己給上帝，過屬靈的生活，可是，她也會思凡。一個和尚本應六根清淨，但是慾念時刻會纏繞他，所以他要「安禪制毒龍」（王維詩句），毒龍相當於佛洛依德所說的人心內種之獸性慾望和衝動。反過來說，一個奸雄或者大盜，也有他父性、友情流露的一面。人類之中，極少至善無惡的絕對好人，也極少至惡無善的絕對壞人。人

性本來就如此，半世紀前霍斯德（E. M. Foster）寫了一本名著「小說面面觀」（*Aspects of the Novel*），提出了圓型（round）和扁型（flat）人物論。此後，從事文學批評和創作的人，乃更加注意到人物性格善惡美醜的兩面性。

二十世紀的批評家和受過理論訓練的作家，還特別重視小說的敘事手法。小說這種文學體裁，以敘事為主。敘事時，可用第一人稱觀點、第三人稱觀點，可用旁觀觀點、全知觀點，或者可以各種觀點混合使用。總之，好的小說，要選用最適切的敘事觀點，以期從最佳的角度，最經濟、有效地透視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。小說中敘事者的態度也極端重要。有些小說家喜歡讓敘事者在作品中發議論、講道理教訓人，有的則只客觀、具體而深刻地把人物和事件呈現出來，留待讀者自己去思索：這個故事「教訓」我們什麼？小說作者本身不強作解人。主觀評議和客觀呈現兩種態度，以後者較為難能可貴。功力深厚的作家，用客觀呈現的手法寫作，以充分發揮小說的藝術。

某些批評家把這個形象思維的理論上溯至德國的唐德，其實我國宋代的梅堯臣對此早就發表了精闢的

見解（詳見拙著「中國詩學縱橫論」中「言外之意說一篇，此處不贅」。詩與小說都是文藝，二者都應該用具體呈現法。

總括來，現代批評家對小說的看法是：人物性格複雜多於單純，小說家要能够深入透視人物的內心世界。他要選擇最適當的觀點，盡可能以具體呈現的手法，去創作他的小說。當然，物極必反，過份強調內心，過份倚重意識流，會使作品晦澀難讀，許多數十年前的前衛小說，已遭受淘汰了。

十三婆和找房子的人

數月前出版的「大拇指指小說選」，收集香港作家的小說十八篇。翻閱一遍，我發現這些作品頗能符合上面所說的各項條件：所寫人物並非忠奸二分（政治掛帥的文藝，則必定革命英雄與反動人物界線分明，幼稚得可笑）；雖然沒有強調內心刻畫但所寫人物的行動，可從心理予以解析，人物是有血有肉的；處理手法則非臧否評議那一套，若干小說的敘事觀點，選得十分好。這十八篇作品，或重性格刻畫「如蓬草的

「十三婆的黃昏」），或述事件始末（如凌冰的「夜攀鳳凰」），或寫情調氣氛（如陳敬航的「本事」和梁秉鈞的「找房子的人」），於寫實之中，每每富有深意，或透發清新的風格。十八篇的作者，不好高騖遠，去寫「偉大」的題材，不標奇立異，去追求文字的「創新」，又不尚流行小說的曲折情節和畸型戀愛。他們踏踏實實，寫出了香港這個大千社會中若干小市民的故事。

十八位作者中，西西、蓬草和梁秉鈞（也斯）三位的寫作年齡，都超過十歲。他們在一九六〇年代的「中國學生周報」等刊物，已發表了不少作品，可說是這本選集的老大哥老大姊作者。蓬草的「十三婆的黃昏」，從徙置區的一宗規案着墨，寫活了十三婆這個老婦。孫兒頑皮不聽教，十三婆又罵又打，好不凶狠。最近媳婦失業，家庭收入減少，十三婆的脾氣更大。媳婦做家務，她閒着無事，常常打擾鄰居，惹討厭。收入減少，一家大小節衣縮食，十三婆有積蓄，却不肯拿出來幫補家計，兒媳嘔有怨言。終於有一天黃昏，十三婆遇劫，一生積蓄下來的金飾，全被搜掠清光。事後都居和媳婦都批評她，說她沒有把金飾存

放在銀行的保險箱中。十三婆突然慘厲嗥叫：

像刀子般四下裏割切着。喧嘩中的人只覺一陣涼意從脚尖直透上心房，打着寒噤，豎了汗毛，嘴巴也止了翕動。那聲音和着淚，「我的陪嫁金飾啊！我的棺材本啊！我的命啊！替我把賊捉回來，我要咬他，看看他是不是人，欺負我這樣一個可憐的老婆子！」（頁五四）

說着，連瞎了的左眼也流下淚來。這些積蓄是她的棺材本啊！讀者看到這裏，原本凶神惡煞的老婆婆，現在也教人無限同情了。蓬草對人物性格的刻畫，準確有力。她從前的作品，好像也以寫這些下層人物爲主。

梁秉鈞的「找房子的人」說一對年輕夫妻，在郊外四處找一所租金廉宜、環境清幽的房子，結果是一場失望。近兩年香港通貨膨脹厲害，房租樓價上升之速，簡直不可思議。這篇小說特別容易引起讀者共鳴。梁秉鈞似乎常常寫浪遊這類題材，人物則多爲知識

份子，「找房子的人」也如此，很有西方現代浪漫而略帶虛無那類電影的味道。下面兩段，最富此種情調：

中午的時候，他們來到一個沙灘休息。他從袋子裏取出一塊黃色的布，把它鋪在沙上；又拿出麵包、紅酒和乳酪，就在這兒野餐。她取出一頭小小的紅色的鳥形花瓶，把它盛滿水，放進一兩朵沙灘上找到的小白花。對他們來說，不管去到那兒，只要在這瓶裏供上花，那兒就是家了。（頁二〇〇）

他們往前走了不久，天就黑下來了。一列濃密的叢林阻擋了去路。既然走不出去，他們便索性在草地上停下來，準備就在這兒歇宿一宵。他們從背囊中取出那紅色的花瓶，倒轉它，點起一根蠟燭放在它背面。他們又取出鍋子，煮了一鍋濃濃的湯，吃得飽飽的。（頁二〇四、五）

八個沒有油漆的木魚

西西的作品一向都頗為別緻。她喜用有趣又似乎不大相干的比喻，筆下的人和事，又往往很耐人尋味。這篇「我從火車上下來」一開始的比喻——「穿着沒有鈕扣沒有拉鍊的布衫的那些少年，好像一袋一袋的米一般，碰碰地都落到月臺上去了。」——就有先聲奪人之概。小說中的「我」是個十多歲的少年，他携了一大袋日用品回內地探親，禮物送到親人手上，目的達到了，返回香港時，也帶着手信：「這邊的肩上背着菠蘿，那邊的肩上背着髮菜和菜乾、荔枝，還有我的攝影機，那些蓬鬆的植物，使我移動起來如一座樹林。而我的雙手，則抱着一個大量的砂鍋，裏面有八個木魚，骨碌骨碌地在響。」（頁六〇）菠蘿（鳳梨）和荔枝是親戚送的，木魚則是「我」買的，「八個木魚，很好的木魚，純粹的白木頭，一點油漆也沒有」（頁五六）。為什麼是如此的八個木魚，這就是西西之為西西了。小說中的少年回港之前，必須把身上剩下來錢花掉。他去找，看看有什麼有趣的東西

西可買。「我沒有找到我想看一陣的故事書，也沒有看見我喜歡的飛機模型，砌圖遊戲等等。」（頁五七）後來看到一堆木魚，於是買了下來。西西安排「我」買了木魚，自然富有深意。木魚為和尚所敲，一下一下，聲音單調沉悶，木魚連一點油漆也沒有，進一步說明了其毫無色彩變化可言。魚要活的才好，木的魚，了無生氣。木魚既為和尚所用，不免使人把它和教條聯想在一起。木魚所象徵的生活方式和社會，可說彰彰明甚了。在紅磡火車總站，我們常常看到歸自大陸的訪客，左手一包，右手一袋，都是菜乾、砂鍋之類的內地土產，有些人干脆用扁擔挑起這些手信。其實這些東西在香港四處都可以買到，回港的人辛辛苦苦擠火車還不夠，還要苦上加苦，帶回重重的手信。「使我移動起來如一座樹林」，多可笑的景象！不過，中國的人情味就此表現出來了。作者西西可能在火車站看到這些景象，觸發了寫小說的靈感。她從小處着眼，因小見大，別出心裁，充分發揮了想像力。以第一人稱的少年「我」來寫，更予人坦率無偽、純然赤心之感。同樣以大陸生活為題材，西西這篇小淡說筆調樸，不重戲劇性，沒有陳若曦「尹縣長」

那種震撼力，可是淡而耐人咀嚼，功夫是上乘的。

「意外」可做中學國文課文

其他十五位作者的作品，我從前未曾接觸過。可是，照書末「大拇指」半月刊第一至八二期目錄看來，他們有好幾位不止寫過一篇小說。十五人的名字，不少還見諸別的文學刊物如「詩風」、「新穗」。十五位作者的十五篇作品中，王志清的「變」寫兩個工人調別五年後重逢的故事。這幾年來，自動的機器漸漸取代了人力，這兩個紡織製衣工人的收入減少了。重逢敘舊，談話間知道彼此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變得苦起來。故事中的阿福，娶妻生子，生活擔子一日一日加重，被壓得喘不過氣。他每天工作，老是「那副樣子，機械的動作，純熟但被動，如一個機械人」（頁一三四、五）。他一個只得到數百元的薪水，生活竟然可以勉強支撐下去。阿福代表了千千萬萬安份勞苦的香港工人，沒有了他們，香港的經濟就會大成問題了。作者王志清的文字很好，剪裁也得體，不過這篇作品的毛病就出在文字上。故事的敘述者是

其中一個工人，可是灰濛濛的，把黃昏貼在窗外，溜不進來。「東方之珠的夕陽早就給林立的高樓殭死了」這些相當詩化的句子，似乎不應出自工人之口。

「變」中的阿福，對工作不滿意，可是仍然做下去。小藍「來去」中的偉濤，在香港到處碰壁，於是決定到別處謀發展。偉濤在馬來西亞出生，長大後到大陸讀大學，畢業後分配不到好工作，於是申請到香港來。在香港待了一些時日，還是不如意，終於打算回到原來的馬來西亞。作者以低沉的調子，寫出了偉濤這一追尋（quest）的歷程。這也是許多海外華人共有的經驗。

選集中的作品，調子低沉的不在少數。思絃的「阿金的一天」寫一個殘廢青年的生活，色彩非常陰暗。凌冰的「夜攀鳳凰」寫兩個青年黑夜攀登鳳凰山的經過，可說是書中最有進取意味的一篇。他們不畏艱險，向高峰挑戰，可是最後並沒有看到要看的日出：「抵受着倦意的重襲，我們二人跟那座圓柱體一樣，筆直地立在山峯上，就像兩個出征歸來的戰士，儘管我們沒有戰勝過。」（頁八三）作者的描寫能力好，字彙豐富，詳於細節，這些都是好的小說家的必須條

件。

灰暗、失意，甚至恐怖等情緒在書中經常出現。李孝聰的「意外」，寫的是驚心動魄的事。年前某電視臺在郊外實地拍攝高空飛車的驚險鏡頭，臨時搭起來的竹棚被觀眾擠倒，傷亡頗衆。「意外」寫的就是此事。小說用第一人稱的觀點，分別由四個與此事件有關的人，講述其經歷。四則中，我認為第一則最好，是一篇完整而美好的短篇小說。香港中學的國文科，大可選用這篇小說做課文。

這個故事通過一個七歲小孩——羅德成——之口，道出電視麻木、僵化了兒童心靈的可怕。羅德成是個電視迷，最喜歡看「書劍恩仇錄」、「彩虹化身俠」和「鐵甲萬能俠」。這些片集充滿了打打殺殺、死人如麻的鏡頭。德成看得多對死亡竟然無動於衷了。不但如此，看到別人對着死人哭，還老不高興，說人奇怪。他不喜歡看「猛龍特警隊」片集，因為片中人物，「時常死了人就哭，連那幾個特警也一樣」。有一次，「隔壁珠女的祖母死了，我和媽媽去她家，見到那些大人們都哭得很淒涼，口水鼻涕都流出來了，醜怪得很，我沒有哭，我見到珠女也沒有哭。」（頁

一五二）生離死別，是人生的大事。可是一個已相當懂事的孩子，對死亡竟然漠不關心。兒童的敏感純真，哪裏去了？哪裏去了？難道電視時代的兒童，就是失去人心的冷血動物嗎？

有一天，德成和一個叫做榮哥（十三歲大，應該是德成的鄰居吧）的少年一起去參觀飛車表演，尋找新鮮的刺激。「比賽開始了，車手們一個一個將車駛上高臺跳下。他們都跳得很遠，一個老伯說這些人，一定是想死了，拿自己的命來開玩笑。我覺得那老伯真笨，死有什麼好怕的？」（頁一五三）結果表演場地的竹棚塌下來，觀眾多人傷亡，榮哥奄奄一息，救傷的人說：「糟了，可能死了。」這時，德成才害怕起來。「如果榮哥死了，我不知怎樣辦才好。……我看着他臉覺得很可怕，他會不會真的死了？如果他死了會怎樣？我愈來愈怕，除了哭以外，我實在不知怎樣做。」（頁一五四）

這場哭真好，哭回了小孩的人心。小孩在哭，讀者在高興：小孩的心復活了，他對死亡尚不至完全麻木。

這篇作品樸素無華，以純熟的技巧，簡潔有力把

接觸到人心生死的大問題，值得每個二十世紀電視時代的人深思，是一篇看似尋常却不尋常的佳作。通篇文句簡短流暢，不噁嗦，不惡性歐化，語氣很符合故事中小孩的口吻。作者不但選對了敘事觀點，更用對了語言。下面引錄第一段，以證明以上所說：

今天是星期五，但我不用上課，老師說今天是公眾假期，放假一天。放假真好，不用上課，可以整天看電視。假期的電視節目總是特別精彩，早上七時便開始播映，直至晚上一二時，有時還有通宵呢！不過媽媽不給我通宵。像那次通宵播映書劍恩仇錄，我想重頭再看一次，補回上次漏看了的兩集，但是到二時媽媽便趕我去睡覺了，說小孩子一定要睡覺。我雖然不願意，但也沒辦法，只有去睡了。第二天，我六時許醒來，見到媽媽坐在沙發上睡着了，電視還沒有關。

香港初中學生的作文，遣詞造句如果能够達到這篇小說所表現的水準，那就好了。論內容也好，論文

字也好，我覺得這篇作品可以選為中學生的課文。我不久前在文章裏說過：本港的中文教科書，應選些本港作家的作品做課文。這樣做，一方面，可使學生讀起文章來倍覺親切，一方面可算是對本港作家的鼓舞。

使人興奮的出版消息

以上對這本小說選的詳析，不够全面，也不够詳盡。在寫這篇讀後感之前，我把全書瀏覽了一遍，有幾篇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，或者特別惹人好感，於是我不仔細再讀一遍或兩遍，然後把意見寫下來。我沒有特別談論到的作品，也許在再讀三讀之後，會給我更深的印象。

白先勇說「紅樓夢」的偉大，「一方面在它的象徵意義非常深刻，一方面寫實能力到達了高峯」（見「胡菊人與白先勇論小說藝術」一文，收於白先勇的「驀然回首」和胡菊人的「小說技巧」；這是篇十分精彩的談話錄），見解極為精警。我們可用這兩個條件作標準，來衡量小說的成就。我上面討論過的「大

「拇指小說選」內各篇小說，在象徵意義的深刻和豐富方面，似乎尚嫌不足。我一直在想，香港的作者，應該有人寫一篇小說，譬如就以酒店為背景吧，敘述一羣人如何在有限的時空之下，在風浪危機之中，共渡難關，且創造時勢。這羣人可以象徵香港，甚至中國，甚至全世界。能够成功地寫出這樣的一部小說，這個作者一定可以名揚遐邇。

「大拇指小說選」的出版，是令人欣喜的事。美中不足的是此書在臺北出版，而非香港。香港這個重商重利的社會，嚴肅的文學書籍，願意出版的人太少了。最近有一間名叫李葉的出版社，即將推出西西的「我城」、鍾玲玲的「我的燦爛」、何福仁的「龍的訪問」和淮遠的「鸚鵡韃靼」，這是使人感到興奮的消息。但願日後有更多的書印出來，戴天、陸離、古蒼梅和許多其他作者的詩、文、小說都應結集成書。要展現香港的文學成績，寫作自然最重要，不過有了作品之後，還要整理成專集出版。

（本書於一九七八年由臺北遠景出版社出版）

探索文學，即在探索人的心靈勝境，歷遍千山萬水，有時亦不如一睹人的胸中丘壑。下面五種書是別具一格的文學的觀光指南，帶你一窺當代所有著名作家的藝術堂奧，是國內最實際的批評文集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文學探索 | 林柏燕 著 | 三十五元 |
| 二、書評與文評 | 思 兼 著 | 三十五元 |
| 三、橄欖樹 | 周 寧 著 | 三十五元 |
| 四、第三隻眼 | 田夏仁等著 | 三十五元 |
| 五、文學評論 | 第三集（平） | 90元 |
| | 四、五集（平） | 各80元 |

各書直購九折，訂戶八折。

請劃撥一九二七四本社帳戶。